

总是想得太多

乌云与银边

◆ 戴 蓉

看了《乌云背后的幸福线》。说实在的，一开始精神病院里疯话连篇的病人真让人觉得焦躁。当然，比起那些廉价的煽情和刻意的搞笑，我更愿意接受一部必须要经大脑的闷片。不够轻快是正常的，人活到了一定的年纪，总有在泥沙俱下的命运面前郁闷彷徨的阶段。片中的男人失婚，女人丧偶，两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缺损太多的人，就像得了久治难愈的慢性病，只能努力着不让更多情况变得更坏。

影片并没有一闷到底，甚至时时都有冷幽默。男人企图重建自己的生活，跑到从前的学校拦住旧同事说：“你看我已经好了，我的眼神多么清澈。”这样文艺腔的说辞乍一听有点滑稽，细想之下却心头一凛。我见过蒙着一层雾的眼神。当年我们中学直升到浙江大学的男生，人人都说前途不可限量的他，却在半年后被劝退，理由是精神失常。回学校来闲

逛的他，脸色是灰的，眼眶却泛着反常的红。一米八几的小伙子每天蹲在泥地上，和不懂得嫌弃他的孩子一边玩玻璃球一边喃喃自语。他常在操场上大声唱歌，把歌词中所有的“我”全都改成“你”，即便是脑筋正常的人特意去改，都唱不了那么流畅。

影片也没让我的心一直堵着，每次山重水复想站起来舒一口气的时候，必定有温暖的音乐在耳边响起，就像劫后余生的人，当初觉得一分一秒都挨不过去了，日后再努力回想，不过是流水一样从记忆里“哗啦”地流了过去。

相信每一朵乌云都镶着银边，天真的人自然多福。影片打动我的，是善良的人植物般趋光向暖的生命力。经历离合聚散，往更开阔的地方走去，是世间行走的必修课。憋住一口气，在错误的泥潭中沉溺得太久，是时候腾空而起了。人的自我修复能力，往往是自己也无法想象的。

繁华与寂寞

你终于可以做自己

◆ 赵 波

王晓磊：北京广播学院 1991 届播音系、在央视创办编导了《经济半小时》《道德观察》等品牌栏目，曾任央视《八荣八耻》政论片等多期回顾专题总编导。业余写作，在 MSN 上留下了数十万字的个人文章。2011 年 7 月 16 日意外摔致后脑勺着地导致严重脑外伤，但他照样和人眉飞色舞谈诗说事，第二天还约着出去喝茶，后脑出血压迫神经感到头晕然后才被送往医院，7 月 19 日经过两次开颅手术抢救无效心跳停止。王晓磊，博客名“桌上一碟盐”，QQ 名“王富贵”。生于 1973 年 12 月——殁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

他走的时候，我没有去八宝山，因为害怕看到他受两次开颅手术折磨后痛苦的表情。

他担任编导的《经济半小时》主持人路一鸣主持了他的葬礼，同一年他主持过王晓磊的婚礼，他在发言词里说自己都感觉这是一个晓磊开的玩笑。朋友们给他写的挽联也是亦庄亦谐，像极了王晓磊平日里一脸深沉，眼神狡邪，张口就能损别人也会损自己的毒牙利齿。他是直爽、快乐、聪慧的山东人啊。在他的“记者手记”里，还能看到他的理想——“谋道不谋食，做一个有良知的记者”。谁也没想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竟然就在酒后摔了一跤之后永远走了。

因为有几个共同的朋友，我曾经和晓磊多次吃饭聊天，参与女友顾雪给他安排相亲的饭局，每一次他兴兴头头又不露声色，脸上挂着少年老成的表情。

他喜欢朋友，喜欢买单，喜欢工体那里的一家喝黑啤的店，我在那里给他拍过照片，正好坐在五星红旗下，他戴着他的细金丝边眼镜，眼神看上去有点忧伤。央视很多回顾专题片都会听到他的解说和旁白，在他的文章中有一篇叫：《七八年之痒》，是写对 CS，一种电脑游戏的爱恨情仇，他曾经迷恋这款游戏。七八年来拳不离手地热爱着，不管是加班、应酬还是喝酒了，回到家总要先打几局。打着打着酒醒了，然后天亮了，然后中午了，然后他去睡觉了。客户给他打电话也没兴趣接，对赚钱没兴趣。但后来他把游戏删除了，亲手终结了他生命的这一部分。

现在的王晓磊是在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吗？我想他不是是一个有耐心过世俗生活的人，他会在极短的时间里做完一般人生里该做的事情，然后他发现其实那些都不是他内心真正想要的。然后他就悄悄走了。

风月总无边

上海宁波人

◆ 何 菲

老友聚会，一桌 12 人，说到籍贯，竟有 5 人宁波籍，也包括我。皆为祖辈或父辈从镇海鄞县慈溪一带来沪经商的，难怪上世纪初甬商就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帮。

上海宁波人上世纪初占 1/6，中叶时占 1/5，到如今，这座城市至少有三百多万甬人后裔，甬人可说是上海最大的移民群体。

在俯仰皆甬人的上海，你会发现上海人的性格很大成分是宁波人的性格。通达圆润守信，有内敛的收缩也有飞扬的招展，张弛得很分寸。上海人一向眼睛长得高，却对宁波人十分亲昵与认同。宁波人倒也向来真心不迷信上海。论山水，宁波有；论繁华，宁波马路上跑的都是好车，普通人家都十分殷实且异常低调，市区局部繁华程度绝不输于上海。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夏，这是甬人的自嘲，却也说明

它的繁华深有积淀；1200 年历史，使得宁波的商脉和文脉同样源远流长。这座沿江面海地少人多的城，土地并不肥沃，所以甬人历来有漂流经商的传统，在未入商海之前，他们多受过正规的文化熏陶，腹有诗书商自通，被天一阁的书香熏陶出的甬商，甚少有锱铢必较、唯利是图的形象。商人的精明与儒家的仁和糅合的商道，使他们从一开始就能站在一个制高点上，从金融、航运、制造等产业介入，更方便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轨道；论血缘和感情，宁波人对上海太了解，他们看上海如同不列颠人看美国。

宁波人重情义，规矩也大，所以做宁波人并不轻松。家里不论贫富，都拾掇得整洁体面，且拼了一口气也要生活在上海的好地段。这样平静又复杂的日子使内心的沟

本埠生活录

看过曹雪芹的读书人说的，每一个人群，就是一部《红楼梦》。

微幅展开一下，每一部《红楼梦》里，都有一个十三点的。正版红楼里的十三点，究竟如何个十三，留给红学大师们口若悬河去，此地只讲民间草版的人群里，那些经典耀眼的十三点。

人群里的十三点，通常都是顶光鲜顶一目了然的那一位，笑容尺度很大，动不动就很开怀，能量奔腾，川流不息。十三点占领你的心，是从占领你的眼球开始的。她们总是会很别具一格地打扮自己，务必把自己整顿成一副十三点模样才出来见人。常用手法，我深思多年，归纳出来似乎只有一条，就是跟正常人反着来。怎么犯规，怎么来，越高离谱，越摧毁人心。十三点就是十三点，那种极端另类的审美态度，你不是十三点，恐怕你是不会懂得的。

比如，私密商务宴客，人人一本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00) ◆ 严 力

→ 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关怀所以制造弱势假象的人越来越专业所以经常要先破案再决定该如何使用善良

→ 多少年来人类在纸上为诗歌盖过别墅、宫殿甚至牢房其实诗歌情愿在人们的心中流浪

→ 孩子问我为什么杂志上总是刊登三点式的美女照却没有两点或四点式的

→ 防盗锁越做越精致越做越复杂如果这不是文明的悖论就应该是悖论的文明

→ 现代人用快餐编成了几首东南西北的食欲都能朗朗上口的民谣而微博就像语言麦当劳大量地节省了文字的成本

→ 如今的雾霾让氧气学会了戴口罩就像当年的朦胧诗把氧气写在了纸上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 300 期

壑总有点曲折，却往往通往事情的本质。记得小时候节日大家族吃饭，轮到快开席时，祖辈会立马正襟危坐等待小辈们去恭请。小辈须等长辈坐定才可上桌，席间要仔细聆听长辈关于人生经验的训诫；小辈要比长辈先吃完离桌，离桌前要对长辈使用敬语：阿爷阿娘，我吃好了，你们慢慢交！作为宁波籍孩子，我从小被潜移默化，细化到吃饭时嘴里不许发出啧啧声、穿鞋不能踩鞋后跟等等，写意到为世之道与思维方式，至今终成一个至少台面上还过得去的人。

海纳百川，一代代上海宁波人大多延续并优化着宁波习惯，这也让他们受益匪浅。把小到一场饭局、中到一个项目、大到一个公司交给宁波籍人士去张罗周全，终归是可以让人放心的。

永远的十三点

◆ 石 磊

正经西装领带齐膝深色短裙，十三点一进来，便如霞光一道照射黯淡沉闷小包房，上上下下大红大紫，能省的布料大刀阔斧一概都省了，肉腾腾毕现这里毕现那里，鸡窝头上还绑一只航母尺寸的杏黄蝴蝶结。上面看看疑似洛丽塔，中间看看梦露回春，下面看看就不方便直接写了，大家意会算了。

十三点通常都喜欢小小迟到一下下，她们需要那一点点拿捏妥当的迟到，以便在众人震惊不已的目光浴中，风头十足地登场。在男人暗暗喘息，女人默默冷笑中，十三点一阵香风肉雨地卷进来，一边动静很大地落座，一边歉意深深地责备大家，哦哟哦哟，你们等我做啥啦，先吃呀。于是众人收起震惊眼光，依次低头扶起筷子，不声不响找点四喜烤麸吃下肚子顺便压惊。

为什么私密商务宴席上会有十三点频现？呵呵，darling 问得真是深邃，对此我亦多年百思不得正解，最

近得到高人开导，终于想通了。私密商务会谈，大多谈些难以启齿不易成交的案子，万一双方谈僵了，有个十三点在场，胡言乱语无法无天，比真诚还真诚地恶搞一下，那是多么地救苦救难。我听完高人这一句开导，还傻兮兮问了下，格么，darling 现在人才市场上，是不是有专业十三点了？简历怎么写法？月薪多少钱啊？

我是很喜欢看见十三点的，一个人群里，要是没有个把十三点胡闹，好生寡淡无趣。好在上帝疼我们，每一个人群里，他老人家都替我们安插好了他的掌上明珠十三点，让我们枯燥的人生之旅足够色气腾腾。

至于男版十三点，亦是有的，就是比较稀有。不过 darling 我跟你说，十三点这种人，还是宁缺毋滥的好，质量太低的十三点，真是辱没了十三点这个光辉招牌，不要也罢了。

丰子恺的画意

新刊 丰子恺 丰一吟 (父女/画文)



孩子们长大识字后总是喜欢看看儿童读物。你看：两个小朋友坐在藤椅上看得多起劲。那第三个也要看。藤椅上虽然还有空位子，但三人共看总有一人看不清楚，还不如站在后面看。这藤椅好熟悉啊！以前我家——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的丰子恺故居“缘缘堂”就有这种藤椅。缘缘堂被毁于战火后，于 1985 年重建。如今虽然也配备了一只类似的藤椅，在我看来总是小多了。哦，莫非是因为我长大了？记得以前我去外婆家，她家门口有个土堆，当时在我看来是座山。可是我长大后再去时，觉得它只是个小小的土堆而已！

美食需要说法

放养与笼养

◆ 钟洁玲

汤塘蛋鸡场的蛋直接放水里煮熟就好，整只剥壳掰开一看内里，蛋味十足，让人惊讶了两秒，蛋黄是桔黄色的，纯正而温暖。它让我联想起 2010 年我做一本菜谱，当时我要求美编给我一个色标数据。我说我要最新鲜的鸡蛋黄，美编给我的是 pantone 143C。

对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蛋黄，就是 pantone 143C。

身旁的老饕说：啊，我们在宾馆的自助餐里从来吃不到这么好的鸡蛋，那些蛋黄都是淡黄色的，没有蛋香。

也许是鸡种优良吧。在这里，我见到三种鸡：江西麻花鸡，海南乌鸡，湛江白鸡。最生猛的是乌鸡，我们一入鸡舍，它们狂欢呼啸，几乎要冲破鸡笼闹暴乱的样子。这乌鸡蛋也是最贵的，蛋壳乌青色，据说有补血滋阴功效。

但我还是不满意，对蛋鸡们失去自由的生活状态感到不满意。我原以为这里的鸡是放养的，结果还是笼养的。

为什么不放养，让鸡刨土觅食、吃草啄虫呢？

近年来，柴鸡蛋、草鸡蛋、山鸡蛋、虫子鸡蛋、乌鸡蛋等各种“概念”蛋应有尽有，给我印象是在山地里放养的母鸡所产的。

杨老师却说，如果放养，母鸡满山跑，怎么捡到它的蛋，蛋场的收入在哪里，怎么形成规模化生产呢？如果没有规模化的生产，就没有利润空间。没有利润当然就保障不了饲料的优质，也保障不了母鸡的生长环境和健康水平。现在市场上的概念蛋都是规模化养殖的蛋鸡所产的蛋。拿“虫子鸡蛋”来说，你以为那鸡真的是以昆虫、蚯蚓、蝇蛆当主食的吗？要真那样成本会高得不可想象，农户养鸡场根本负担不起。而个别散户放养的走地鸡，下不了几只蛋，也保障不了饲料。有的人为了赚钱，什么饲料便宜就给鸡喂什么饲料，结果鸡蛋质量难保。

我问：“欧洲对蛋鸡的生长环境是不是比我们讲究？”“是的，”杨老师说，“法国是这样，法国人说动物也要有生存空间。但说来说去法国的鸡也还是笼养，笼舍也不宽，只是比我们的笼子稍高一点，因为笼的上面要做一根横杠作为栖息架，让鸡能飞上去，回复一点原始野性。野鸡原本是会飞的。不过，实际上，活动空间越大，鸡的体能就消耗得越多，这就一定对吗？

一旁也有人逗乐子：我看呢，法国人有点虚伪，如果真从动物立场考虑，是不是干脆放生，大家都不吃它算了。